

灵灵和一朵花

谢应龙 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灵灵和一朵花

● 谢应龙 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灵灵和一朵花/谢应龙著. —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06.12

(湘南作家文丛/吕宗林主编)

ISBN 978—7—5034—1926—3

I. 灵... II. 谢... III. 小小说—作品集—中国—
当代 IV. I247.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62883 号

责任编辑: 朱 荔 封面设计: 淑浦互动传媒

出版发行: 中国文史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3 号 邮编: 100811

印 刷: 湖南省地质测绘印刷厂 邮编: 421008

装 订: 湖南省地质测绘印刷厂 邮编: 421008

经 销: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50 字数: 1160 千字

印 数: 1-1000 册 插页: 16

版 次: 2006 年 12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0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168.00 元 (全八册)

文史版图书如有印、装错误, 工厂负责退换。

自序

无闲钱出书，有闲时写作。

故，今日，几十篇小小说让朋友知己“赶”着跌跌撞撞地跑到了一起。她们经过立正、稍息、美容后，排成一行名叫《灵灵和一朵花》的队伍。

队伍中的人物主角列队报数时，有声音宏亮的、有低眉细语者，有无病呻吟状，有扁桃体发炎者，大小不一，音调不齐。正如此书所收之小说，正如生活中的困者，饥十餐饱半餐。但他们皆是酸甜苦辣的小说，皆是鱼翅或黄叶菜的生活。

困者均能自食其力骨气地生活，写作者当有骨气地写作。

录

牧 事	(56)
村长之死	(59)
一段爱情的四种死亡方式	(63)
病	(66)
口 供	(69)
舞 女	(78)
的 哥	(81)
草 草	(84)
沉重一类	(86)
春天的故事	(89)
刁二口是个人物	(92)
画	(96)
同学费晓明	(98)
兰 婶	(101)
蓝鸟、黑鸟	(103)
亮 相	(109)
梦的碎音	(112)
钥匙的故事	(119)
明园老人	(122)
木 桩	(125)
快乐在哪里	(128)
男 人	(131)
男人与女人	(134)
拍 卖	(137)
秋叶春落	(139)
嬗 变	(141)
失 落	(144)
日记三叠	(146)
硕鼠硕鼠	(149)

跳水者	(151)
威风一种	(154)
香 酒	(157)
向太阳	(159)
消逝的影子	(162)
信	(165)
学生岚	(167)
影 子	(170)
永远的初恋	(172)
与一位战士对话的过程	(174)
原野的风	(177)
寓 言	(180)
秀	(182)

致传达怀念的小草

昨夜一夜雨。因在梦里，不知雨的大小，它的飘向和疏密。

这是一个清明节前的某天清晨。我想，父亲和母亲的坟头上的小草在春雨中也该爆出几片嫩芽了。可以相信，小草注定在他们的坟头经历从茂盛到枯黄的过程。

父亲和母亲的坟头有着 300 米的距离，且不在一个山头，它们隔着父亲和母亲曾经耕作过的农田和菜地。小草在父亲和母亲的坟头也是隔着这样的距离，无法对视，只有默默地生长着四季。

在父亲和母亲曾经拥有的四季里，那相隔的农田和菜地，让父亲和母亲手中锄、耙耕作让他们的儿女一个个长成大人，自食其力。要是他们仍活在这个世上，他们会仍在自己的责任田里，在清明节前后的那几日，将发了绿芽的谷种下泥。然后等待，在耕耘中等待一个或坏或好的收成！

这是 2004 年一个最美的愿望，这样假想父亲的影子，只有在 13 年前的一个上午存在过。对母亲，已是一年多了。

只有小草知道，它们在父亲和母亲辞世后，就被风或被什么带来，飘落在他们的坟头，那么不显眼地生长着。小草无言，它无言地看见我们在一些节日里带去的祭品和纸花，见证这样一个

假想不存在的事实。

对于父亲去世，在1991年7月，母亲对20岁的儿子说：以后的生活怎么过？

母亲说，家里三亩田四分水稻，要收割，要耕地，谷子怎么能进得粮仓？

母亲说，你父亲一菀一菀种的香芋会不会干死？

母亲说，你会不会忘记1987年父亲给你送生活费而摔掉门牙的事呢？

母亲说，你要学你父亲的勤劳、本分、厚道、与世无争，你只能从别人的话语中去体会了！

1991年7月20日的夜晚，母亲在老家一棵枣树下一张破竹床边对儿子说。说时，有几颗被虫咬伤的涩枣打在竹床上，母亲泪流满面。

12年过去了，母亲在一个春夜驾鹤仙去，她终于摆脱了疾病对她三十四年的纠缠和折磨。

为母亲写祭文是我的一位小学启蒙老师罗老师。本来，母亲的祭文本应是要儿子我动笔的，但从去年正月初二到初八的那七天，儿子一直将酒作为道具，与那份悲伤作斗争，结果是自己呕吐、摔倒、瘦了10斤而败下阵来。

罗老师在为母亲写祭文时问过我，说母亲如何的勤俭持家，如何相夫携子，是个贤妻良母。祭文我也看过，很好很动情，但我还是求人写上一句母亲曾经在父亲去世的那年跟我说过的一句话：“你无法报答母亲的养育之恩，你只有怀念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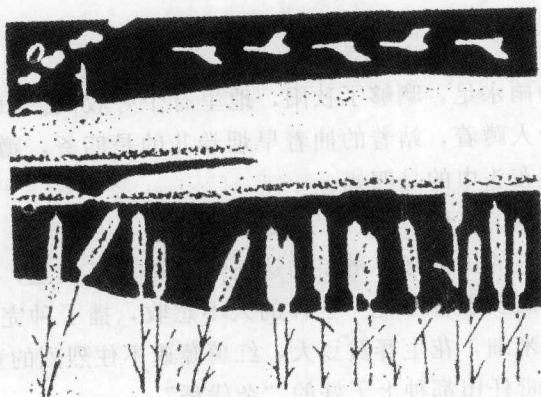
有那么多年，在青草弥漫的山头寻找祖辈的墓冢，一般来说，都有淡淡的阳光，微微的风，都有静立，在鞭炮声后。触目可及的山头，都显得那么冷峻。

鞭炮声惊动了二哥家那只狗，不知什么时候出现了，在坟前大叫几声，也别过脸去了。

走吧！姐姐说。

走这几步，忍不住一回头，父亲和母亲的坟头那几朵鲜艳的纸花，在青草丛前，显得那么的孤单。但我知道，在漫长而又短暂的一年里，只有小草与父亲和母亲的灵魂在那样日夜对视着。

父母与小草的性情是那么相近，他们共沐风雨。我知道，我们的怀念小草能传达。



秋 唱

一季的雨水足，晒够了秋阳，地里有个好收成。田边一个人站着，一个人蹲着，站着的抽着旱烟卷儿的是四爷，蹲着的头上结着素边皂布头巾的是四奶。

田是村里的好田。

村里现有的田都好。稍差的这些年都种上了大豆，花生和红薯，苻里都疯长着青草儿——种的人不愁收，播了种完事。甭管它大豆比白米细，花生赛黄豆大，红薯藤遮不住烈烈的黄土。

四爷的责任田都种上了好的“杂优稻”。

站在田边，可以看清整个村院，村子里没有狗了，行路的人走得静心清闲。

蹲着的四奶对抽着旱烟，眼睛直望着村子黄土大道的四爷说：“老头子，甭等了，开镰吧！”

甭等了？这几天四爷等的就是他的儿子！大儿子在恢复高考后那年上了大学，工作在城里，秋收时总要请假回来帮衬爹，原是不不要等的，直到三年前，儿子升了职，开镰时就再也未见到他影子。春节小车回来，劝爹：这几亩田，就别在它上面想主意，穷折腾了。四爷眼一瞪，那年春节就过得没滋没味的。说好今年

全都回来，咋还未露出脑尖顶？

二儿子，三儿子，一个专科，一个本科，考得让村里人眼红。四爷听了消息，好久未作声。半晌才说，谁让他们走了呢？说的是实话。半个也不会回来了。四爷的眼又朝村里逡巡了一阵后，他叹了口气才回过头来对四奶说，开镰吧。

开镰了，熟透的水稻沉沉地朝着镰刀挥去的方向倒下。沉沉倒下的水稻在四爷的眼中闪过一道道无比绚丽的弧线，一股丰收无言的稻香痒痒甜甜地悬浮在秋日的风中了，他忍不住打了个响亮的喷嚏，四爷才惊喜地发现，四爷说：“老婆子，看我割了好大的一茬呢！”

四爷一愣，随即就笑了，“割吧。”

“割吧。”

日近当午，四爷抬头看了一下天，天穹里尽是一层薄薄的青云，没有一丝儿的彩色，天底下的飞鸟有几只成着一小群一小群地飞过。邻家地里的庄稼早已割了，稻草胡乱地散在田里，东一垛西一垛的。在不远处的稻田里有几柱冲天的浓烟在飘……四爷的心就猛然地紧缩了一下，他一下就怀念那时大集体大生产火火热热的情景来：男人扮禾挥汗如下雨，女人割禾弯腰如弓，机声呜呜，镰光闪闪，连最顽皮的娃儿们也跟在扮桶后边泥着脸蛋抢拾着稻穗……

四奶说，我又割了好大的一茬呢！

四爷看了看已汗浸背袂的四奶，她满头的白发和烘黄的稻色正衬着一种游离状的美丽。四爷很痴迷地看了一阵，说：“老婆子，我总觉得这地里怪冷清的。”

四奶抬起满是汗湿的脸，她撩起青布衬衣的下襟在脸上揩了一下，便笑了说，冷清就冷清吧，难道让人一边唱戏不成？

四爷说：“今日里我才真觉得自己老了。”

四奶听了，一愣，随后就豁开牙床笑。

“笑啥呢。”四爷见状，问。

“笑你七十还不服老呢，想想，人若不老不去，这黄土地上的人又一茬连着一茬疯长，到今日恐怕连挤都挤不下呢？更何况人要吃要喝，堆成这么多，会弄成啥样呢？”

“那种田的把式都老了又去了，田地里冷冷清清了，你说又会成啥样呢？”

四奶听了，又一愣。她看见四爷的眼空洞而又迷失般地在空荡荡的田野上呆望着——路上有几个人正远远地朝这里走来。

四奶跟着望，过了阵，四奶说：“不是咱家的儿，割吧。”
“割吧，割起才热闹点。”

镰刀又动作起来，稻子在轻吟的阵痛声中成功地倒下。忽然，四爷嘶哑着粗犷的嗓门吼叫了起来，接着，唱：

锄禾日当午，挣钱儿读书，谁知读书儿，进城不沾土，说读书，说读书……

空旷的田野里，一段如泣如诉的歌谣，像一张无边无际的网撒向了天地的四方。不远处一棵苦楝树上一群打盹的鸟儿惊醒了，扇动着惊恐的翅膀箭一般地逃去。

四奶没来由地竟浑身颤栗起来，低头看，一层殷红的血液已浸过了她的指尖，无声地点滴在稻田里，她回过去看，却不见了血痕，血早已溶浸尘土之中了……

1978 年的生活片断

对于 1978 年的生活，夏天和夏天之后发生的事忆得比较多一点，他们在这两个季节如同两道厚厚的墙，将巨大的影子在其间穿过，像一只灼伤翅膀的鸟。

没有吃饱草的牛终于被我关进了生产队的牛栏时，我就听见了母亲呼天抢地的哭声，在 5 月的乡村里的黄昏，有几家农家灶房的炊烟笔直地上升，它们就把母亲的哭声拉得很高、很长，最后又在看不见的地方消失了，让我的心像掉进隔村生产队的那口深井里，捞也捞不着一点心跳。我们生产队是没有井的，我们儿时伙伴想看井，便结伴去邻村看，井真的很深，在上面说一句、叫一声，可以听见嗡嗡幽长的回音。

家里两张床，几条凳子和一张杂木桌子摆在门口的禾坪上。母亲抱着床哭！她哭什么呢？是生产队因二哥在外面做事，没有寄钱回交给生产队抵工分，队长罗伯便叫民兵营长他们来搬家里的东西了，也就是母亲哭的原因。

看热闹的很多，月色下，我看不清他们的表情，7 岁的我也猜不出他们的表情。就这样热闹着，我便坐在门槛上，歪着头、慢慢看，慢慢听，也慢慢地睡着了。醒来时，却是第二天早晨，

母亲说，快去放牛，要读书了。

我醒来时，竟然发现我是睡在床上。我问母亲，床怎么回来了，昨天不是在禾坪上吗？再看凳子、桌子，它们都好好地在，像昨天早上一样静摆在屋子的窗边。母亲说，母亲只淡淡地说了一句：是我哭回来的。

5月过去了，6月过去了，到了7月家里有了变故。爷爷老了，他老人家是在我们睡梦中悄无声息地走的。爷爷永远无法和我们两说上一句热话了。送走爷爷的那天下午，大家都累了，都准备回家。这时大伯娘突然提出将爷爷的一些东西分了！奶奶不是仍健在吗？父亲坚决不同意。但大伯娘很坚决，说，你们不要那我就全拿去。

父亲一向厚道，也一向不善言语。看大伯娘如此，实在要分就分吧！便你一件我一件地分，分得很顺利。但没想到在搬东西时生了风波。大伯娘看着眼中的一大堆东西，笑着笑着冷不丁从我家分的那堆东西里抢过一条楼梯，说你们那楼梯还是新的，她家的楼梯旧了还断了一根“踩脚”，况且这根楼梯三年前请木匠做时，还是她跑脚去请的。

父亲本是不肯分东西，听她这样说，便来了气，双方争吵起来。慢慢地人便拢了起来，吵的人也多了。最后，不知怎么回事，大伯娘揪住了父亲的衣，动起手脚来。

那天下午，我站在爷爷生前生活过80多年低矮的茅屋檐下，看见父亲的衣烂了，肩胛处冒出红血来，但父亲仍抱着那楼梯，眼里似有火冒出来，很吓人。我赶紧偏过眼去，看见斜对面二爷爷的屋檐上，有几只麻雀叽叽喳喳互相对叫着。

晚上回家，二姐神秘地告诉我，说她趁大家吵成一团时，溜进了奶奶的木楼上，偷了二只咸蛋。说着，便从裤袋里一边掏出一个。咸蛋的壳是黑色的，黑的刺眼。

日子又平静下来，在1978年那个平淡无奇的暑假，我从事放牛、打猪草之类的工作。晚上枕着塞满稻秸的枕头睡觉时，那

种稻秸淡淡的带着浅黄色的香气像一条向上流淌的河流，从我的头发开始，再向脑皮再向最里面流去，让我在梦境中时时刻刻在一个名叫群英村的各个有草儿生长的角落游荡，我的脚丫在那里试探地行走，而浅黄色的香气多么像一双塑料的软软的穿起来走在路上吱呀响的凉鞋。

我的脚丫在这个无比美妙的梦中醒来时总是一阵赛一阵钻心的疼痛，母亲用手抚着我的脚，用口吹着凉气，让疼痛去冷却。她还轻轻地说些梦话，梦呓中会有一句话是对父亲说的：明日该给孩子买双了，他那双凉鞋都用火钳补了十多回了呢！是真的吗？我听见父亲不均匀的鼾声，他没有睡得很沉。

凉鞋的到来，让我兴奋不已。在 1978 年的那年夏天，我因拥有一双新凉鞋而像花一样，一天一天幸福地开放自己的童年。而在不久后的秋季的一个傍晚，让我的童年有了不同寻常的记忆。

我的凉鞋只穿了 23 天，凉鞋不见了！我坐在进村的路口，想一个小时前还好好地睡在我打猪草的篮子里，我用二片梧桐叶包着，它会在哪里丢了呢？

我不敢回家！但我更不想丢失我的凉鞋。

沿着原路往回走，天全部黑了，有夜归的鸟像我当时的心情样凄厉地叫着。经过一座坟山时，一个闪亮的白影让我的头皮炸了起来，但就是在那一刻，我记起了我的凉鞋应该在距离坟山 300 米远的水勘边，我是在那里重新装了猪草。

坟山的气势阴凉得像冰山一样压过来，无边无际熟悉和不熟悉的先人似在纠缠，他们之中会有我的爷爷吗？

在先前放篮子的地方，我伏在地上摸索着，我摸着沾着水的树叶，再往里，是软软的我的凉鞋，我这时就大声叫了声“姆妈——”即尔是大声地哭了起来。

抱着自己的凉鞋，一路哭着往回走。

过了坟山，远远地看见了一个火把。火把把“崽——”和

“姆妈——”的哭叫声在那个秋季慢慢地拉拢。

记忆中，我的那双凉鞋只有4毛钱。

母亲哭着说，崽，凉鞋实在丢了就丢了，姆妈明年会想办法再给你买一双。

我扬起头看母亲，火把将母亲的眼泪燃得通红，像血！我说，如果这双鞋丢了，明年夏天我穿什么？

是呀！明年夏天的土地，兴许还会比今年的还要滚、还要烫，光着脚板踏上去，没准会吱吱地冒烟。

第二年夏天，是不是有点热、热得太阳白了，池塘干涸了，蚂蚁在地上爬就像在热锅上舞蹈了？我没有任何印象，但那双柔软的凉鞋却是顽强地陪了我两年。

又26年了，我的孩子早几天生日，她妈妈帮她买了皮鞋，价值68元的皮鞋和两套衣服作为她的生日礼物。皮鞋让小家伙穿在脚上，小嘴里逢人便说：萌萌新皮鞋，漂（亮）。并时不时翘起小腿腿，让喜欢她认识她的人看，逗来一阵一阵的笑。

上面一段不是1978年的生活片断，作为文章的补白罢。但在这篇文章里，我不得不提起我孩子那双价值68元的皮鞋，它的价值是我那双凉鞋的170倍。

